



一個人若能從事合乎自己興趣的工作，固然幸運，如果不能，也要從工作中培養興趣，進而樂在工作之中。



現代的道場

文／星雲大師

自古以來，寺院就是藝術的殿堂，佛像雕刻、繪畫；乃至寺院本身的建築之美，令人自然心生寧靜祥和之感。置身其間，聆聽晨鐘暮鼓、磬漁梵唱，帶給人心靈的淨化、精神的煥發、思想的啓發，對社會人心產生一股道德的自我約束力。時至現代化的今日，道場的功能又擴大了，有那些功用呢？

第一、傳統與現代結合：傳統叢林有著早晚課誦、鐘板號令、禪修念佛與法會等修持特色，現代的寺院，除此之外，更具有現代化的設備，如千人用餐的齋堂、寬敞的會議室、講說的經堂、方便的視聽室等等，針對不同根機的衆生，給予契理契機的接引因緣。結合寺院傳統的特色與現代化的功能，發揮淨化人心、改善社會風氣的力量更大。

第二、僧衆與信衆共有：過去的寺院道場都是出家人所有，過去的佛教，也主要靠出家人來弘揚發展。時至今日，佛教已經傳播到全球五大洲，僅憑少數出家人的努力，顯然不足；尤其隨著教育的普及，在家衆中，才學豐富者也不在少數。因此，現代化的寺院道場，在一個教主佛陀的感召之下，寺院道場爲僧信二衆共有，彼此敞開心胸，相互融和幫助；在一個人間佛教的信仰之下動員，彼此尊重包容，共同發揮弘化的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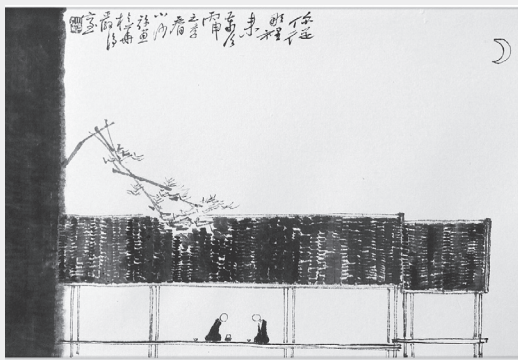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、行持與慧解並重：現代的寺院道場，有著行解並重的功能。所謂：「行在禪淨雙修，解在一切佛法。」除了禪堂、念佛、禮懺、法會等共修課程，讓身心達到安定、淨化之效，並有講經說法，以增進慧解，消除煩惱。此外，也舉辦各種社教課程、活動，從自利利他中，福慧雙修、知行合一。

第四、宗教與藝文合一：傳統寺院本來就具有藝文之美，雕梁畫棟、歌頌讚詠、詩書畫作等，都給予衆生有著不同的心靈感受。現代化的寺院道場，更是重視藝文的內涵，其舉辦各種文學、心理、藝術等講座，各種講習會、讀書會、研習營，並設有滴水坊、陳列館、展覽館、寶藏館、美術館等，可以說，讓佛教與藝文結合外，更展現寺院多元化的功能。

佛教寺院的意義何在？世間的錢財，只能拯救肉身生命，濟人燃眉之急，但無法息滅貪瞋痴三毒；佛法的布施，能更進一步地淨化心靈，孕育法身慧命，使人斷除煩惱，了生脫死，其影響及於生生世世，這才是最徹底的慈善事業。今日現代化的佛教，寺院道場就是學校，就是加油站，就是百貨公司，它淨化我們的心靈，豐富我們的生活，擴大我們的願心，昇華我們的生命。現代寺院道場的功能有這四點：

- 第一、傳統與現代結合，
- 第二、僧衆與信衆共有，
- 第三、行持與慧解並重，
- 第四、宗教與藝文合一。

小沙彌書畫鋪



你從哪裡來？

文與圖／李蕭鋇

師：你剛才從哪裡來？
僧：從道場來！
師：哪裡不是道場？
心安住在哪裡，哪裡就是道場！

文／星雲大師

我弘講的因緣

在世界各地的弘講中，大陸的領導人，從過去的江澤民、胡錦濤主席，到現任的習近平總書記，我都有過多次的因緣見面。而在他們之前，世界上的領袖，我見過印度總理尼赫魯，也訪問過菲律賓總統馬嘉柏皋，和他對話，泰皇蒲美蓬請我們到皇宮吃飯。到後來，二年前我在新加坡弘法的時候，總理李顯龍先生全程參與聽聞；甚至，今年（二〇一五）三月，我們南天大學的啓用，澳洲

總理艾伯特先生也來出席爲我們祝賀歡喜。你說，世界上有這許多佛緣，怎麼不感到可貴呢？

僧人傳教 千年早傳美國

對於講演，我也記起幾件事。有一次，我在洛杉磯講演時，忽然有大概三十位左右，穿著白色類似佛教海青的基督教佛友，前來參加我的聽講。他們自稱是基督教裡的佛教



福相心造

張柏舟—— 分享天使

文與圖／林耀堂

一群常常聚會的畫友，如果有人拿出來分享的作品特別多時，聚會時就會被調侃：「最近常常在家裡偷畫喔！」玩笑中有欽羨，也是讚歎。記得以前有一位畫家前輩對我說過：人生之中有三樣事物可以「偷」卻不會犯罪，那就是「偷學」、「偷畫」和「偷偷行善」。

「偷學」說的是，當你想要學習一樣技藝時，見到一位這項技藝高強的人，就安靜在一旁專注觀察，偷偷學習。可是這樣的事情，在你遇見張柏舟教授時，是完全不需要多費心機的，因為當你在一旁認真看他作畫時，他不待你發問，就會把許多技巧通告訴你，不止這樣，還要告訴你，好用的材料要到哪裡買，後來甚至把他買來備用的畫材送給你。

張柏舟自台灣師範大學設計學院院長的職務退休之後，熱衷於台灣風景寫生，常常開著車上山下海到處尋找可以入畫的景點。由於他體能好又勤快，得空就駕著車到處寫生，對台灣古老建築非常關注又有興趣的他，幾乎畫遍了他所知道的台灣老宅。

從小在彰化員林鎮長大的張柏舟，父親是日據時代師範學校正科班畢業的高材生，父親畢業那年，家族在掃墓時還爲此殺豬屠羊祭拜慶賀。因爲父親是教導主任，家就住在校門口的教師宿舍，學校裡的老師都認識張柏舟。也因為這層關係，當張柏舟上學後不愛念書只愛畫畫時，老師們都沒有阻止他畫，他心裡也想成爲畫家。

但高中畢業後，由於當時社會氛圍的影響，加上哥哥念了醫科，張柏舟只好棄書報考醫科。可惜他考了幾年都沒成功，只好入伍當了三年兵。當完兵，他也想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了，於是考進師大美術系。高中時代非常疼惜他繪畫才能的張煥彩老師，責怪他平白浪費了好些年。

可能想彌補那些年的時間損失吧，張柏舟在師大時異常用功，他認爲每一位老師都各有專長，值得好好跟進學習，所以上課時都坐在最前面最中央，老師們對他印象非常深刻。畢業後，他被新竹師專的李澤藩老師相中，請他到新竹師專教了一年水彩課。後來又被師大的王秀雄老師找回來當助教，我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他。一九七九年，爲了發展設計課程，他遠赴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進修，專攻室內設計。

近年因爲網路繪畫社團紛紛成立，全世界有一萬九千多人在各地成立Urban Sketchers社團，鼓勵城市速寫風潮，這樣的團體推廣當場畫也當場分享，大家約定時間地點，運用簡單方便的工具，一起記錄繪寫城市的歷史，其中有記憶的回顧也有著歷史場景的懷思。

在台北地區由於有張柏舟的加入，讓參與人士更加有向心力，這樣的手繪技巧讓電腦時代的年輕人有助手的機會，也給曾經愛畫畫的社會人有相互觀摩的時機。作爲靈魂人物的張柏舟因爲不吝分享讓多人受益良多。

張柏舟說：「知識和技術的分享可以幫助別人，自己卻毫無損失。繪畫讓衆人更平等、親近，當下的快樂，是人生的至樂。」



派，其根據地在聖地牙哥，聽了非常法喜充滿。後來還到西來寺和我來往。不過，經過十餘年，我也很久沒有到西來寺，也不知道情況如何了。

說起美國佛教，十多年前，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曾經告訴我，他研究過，在墨西哥中部有一個城市叫作Acapulco，都是佛教徒。據聞，這是一千五百年以前，大約在南北朝劉宋時期，有一位在中國居住的印籍比丘慧深法師前往傳教。可以說，他比哥倫布發現美洲早一千年，在那個地區留下了佛教的基礎。目前，美國有許多古物，如舊金山博物館收藏的一個「石錨」，據聞就是慧深法師所遺留下來的。

也記得我初到洛杉磯開山沒有多久，有一位信徒寄給我一張《洛杉磯時報》創辦一百周年紀念，刊登了一張九位中國出家人到洛杉磯弘法佈教的照片；可惜我不懂事，沒能把那一張報紙好好的收存。假如有人來研究，佛教的種子應該在一千多年前，就傳播到美國了。

貧僧我這個人「處處無蹤跡，聲色外威儀」的性格，不曾想過要留下什麼事蹟。像現在口述《百年佛緣》、《貧僧有話要說》，也都是臨時起意，不是有預備的。因爲我並沒有想要去創造歷史、記錄歷史，現在回想起來，還是有些遺憾，很多歷史上的事件，我都有經歷過，卻對這許多記錄都沒有重視。

這數十年來，弘講的聽衆對象無數，最特殊的，應該要算監獄裡的同學了。民國七十六年（一九八七）左右，貧僧受軍方的邀請，到新店、岩灣、泰源等軍中監獄，作了一系列演講。在此之前，早在民國四十二年（一九五三），我第一次踏入宜蘭監獄佈教，就開啓我監獄佈教的因緣。可以說，全台灣各縣市的監獄，沒有一個我沒去結緣講過。由於我經常在台灣各個監獄佈教，貧僧也成爲法務部第一個聘任的監獄教誨師。

獄所佈教 心靈引導關懷

我記得有一次到花蓮監獄佈教，裡面有兩千多名的年輕重刑犯，都是十年以上的罪刑。我在講演的時候，就跟他們說，假如你們

◀星雲大師（右三）駐錫宜蘭時，就開始南北奔波，甚至到海外的監獄關懷受刑人，爲他們說法。

黑森林之果

謝謝默契

文與圖／李燕瓊

德國黑森林降雪的日子近了，這些還掛在枝上的蘋果，應該夠我吃到雪飄時。

這棵蘋果樹隱身在學校大操場邊緣、裡外二道圍籬樹茂密的枝葉間，鮮少日照，所以，蘋果都長得白淨淨的，外貌和滋味也別有一番清新。

因爲太隱密了，而且長得不甚高壯，所以，我是在這操場運動二年後才發現它的，我們有互相發現彼此的喜悅，和在秋天一年一會、只有我們知道的祕密。

我覺得，應該從來沒有人發現到它的存在吧！直到我「看見」它、親近它。

我尤其喜歡運動後靠近它，跟它說上些話，不外是：要長好壯壯、開花結果喔！

今年它們像約好似地，每天熟紅一顆給我摘食，現摘現吃分外新鮮，適時提供我運動後的解渴，雖然不碩大，卻也讓我吃得很感

慈母心

老媽愛料理

文／鍾邦友

老媽是個愛用烹調對兒孫展現關愛的人，有時爲了準備口中說的「隨便煮煮」的一餐，她得在前一天搭公車到菜市場採買相關食材，一天買不完還得兩三天分次購足。她的食譜又繁複到不行，一個雞湯不是香菇搭配即可，得包括山藥、蓮子、薏仁、枸杞……幾乎所有想得到的健康食材，都要放進鍋裡，生怕我們平常吃得不够營養，須趁著回家時，好好幫大家補一補。

以前老媽體力好的時候，我們由著她大展拳腳，但當她到了坐七望八的歲數時，怕她累壞，我便提議全家聚會時，改到外頭餐廳用膳。剛開始她勉爲其難答應了，但從上菜開始，她左嫌不衛生，右論不可口，每一道

都跟我出家，我帶領你們爲社會做好事功德，我們不但改變了社會，也改變了自己。

我也曾在土城監獄舉辦過短期出家，傳授三皈五戒；好幾年前，我到高雄女子監獄，和六百名年輕女性的受刑者講話，得知她們大部分都是因爲丈夫用她們做人頭，違反了票據法或吸毒而代夫坐牢，我覺得婦女偉大的情操，男人真是要自愧不如。

貧僧也曾想設立監獄與社會之間的「中途之家」，因爲受刑人釋放了以後，社會不容易接受他們，他們也不容易適應社會。希望在刑期快滿前數月，把他們交來給寺院，我們給他們心理上的輔導、關懷。再說，監獄裡的管理大多「不可」，不准站、不准坐，不准這樣，不准那樣；我想，在合法的情況下，在寺院裡允許他們這樣、允許他們那樣，讓他們學習用積極、和善、慈悲心回到社會服務。我想，因爲刑期快滿了，他們應該也不致於會逃跑，免得重蹈刑法。

但是，我這樣的想法，並沒有獲得認可，法務部基於法令上的種種限制，尤其怕受刑人真的逃亡，沒有人敢負責。原本我們預備提供兩個寺院做這件事的，後來沒有成功，我也深以爲憾了。

不過，法務部也跟佛光山慈悲基金會配合，我們在台南明德監獄，認領了一個戒治班（戒毒村），由佛光山的法師在裡面佈教，我也因此和前後任的法務部長廖正豪、馬英九等多次的交流。

回憶起一路走來的弘講因緣，也不是一開始就有這許多人聆聽的。民國四十二年（一九五三），有一次貧僧在宜蘭講經，因爲時值六月，天氣炎熱，時間到了，我站在講台上，下面空無一人。因爲我一生的性格守時、守信，所以當我在台上站好了以後，也不管它台下沒有人，就開講了。在場外一、二十位乘涼的民衆，才陸續跑進來聽講。你說，貧僧最初的弘講，也曾有過這樣的難堪情況。

貧僧在台灣一個甲子以上的傳教，讓佛教從寺院走向社會，從殿堂走進學校，從山林走到都市，從小廟走進會堂，從台灣走向國際，這許多的一切，都蒙佛陀的加被、信徒的熱誠；所以佛法弘揚要靠人，所謂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。我們的佛教人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，能把這許多佛法語普遍於地球之上，這是貧僧最大的願望了。

（待續）



恩，感恩它的奉獻。

我相信人和植物之間是存有某種頻率的情感，今年歐洲氣候異常，新聞報導說尤其櫻桃、葡萄和蘋果因蟲害而減產，的確也是；但它卻結果得特別好又多，我想，它知道我喜歡它，而努力長好讓我喜歡吧！

感謝它懂我的默契，放在了心上，等待明年秋天的再相會。

菜都被說得體無完膚，搞得大夥「食」興闌珊。

一兩回之後，老媽一回家便直奔廚房，熬她的招牌湯品，口裡還碎碎念著：「剛剛的東西真不像樣，大家肯定沒吃飽……」不然就是在出門前煮好一堆「餐前小品」，似乎有與餐館大車拚的較勁意味。結果不但要出門，回家後還是得幫她再料理一次、洗鍋碗瓢盆，反而比先前更累。最後大家只好宣布放棄，任老媽在廚房再展「雌」風，從此絕口不提外出聚餐的事。

如今老媽都八十好幾了，我們忍不住又勸她別煮得太累，她仍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樣，嘴裡說著「隨便弄兩個菜而已」，然後又是忙個四五小時。所以大夥決定成全她，反正這個年紀的老人家，能動又歡喜動，就是一種福氣，與其讓她覺得綁手綁腳，倒不如任她自由地做喜歡的事，我們又何必剝奪這分慈母的愛心呢！